

磨难三十五年方出书

滔滔厚江

刘学仁 著

社会缩影
历史画卷
英雄胸中万古刀
烈士犹闻侠骨香
新的《官场现形记》
农民革命运动颂歌

武漢出版社

滔滔厚江

刘学仁 著

武漢出版社

滔滔汉江

刘学仁 著

*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7.125 印张 字数 440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18.50 元

*

ISBN 7—5430—1237—5/I·155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刘学仁,男,1925.1.11——.世居襄阳,1949年划归宜城县王家集乡联合村。就读于豌豆岗保学,襄阳城北街小东巷补习班,隆中、广德寺襄阳县第一中学,襄阳城东街杨家祠堂湖北省立第五师范。曾任中共宜城县委宣传部长、县长等职。著有《滔滔汉江》、《绿林新传》等长篇小说。

序

闫俊杰

三十多年前，当我还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学步的时候，刘学仁同志创作的长篇小说《滔滔汉江》就已经脱稿，并准备出版。三十多年过去了，在作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历经坎坷之后，今天《滔滔汉江》终于问世。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当年武汉作家协会（原中南作协）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赞誉此书“堪称南方《红旗谱》！”《湖北日报》、《长江文艺》都选载过该书的精彩篇章，在省内文学界引起轰动效应。然而，这也是一本晚出的好书，一切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尽管《滔滔汉江》出版得太迟太迟了，仍然不愧为祖国文学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她的问世，仍是可喜！可贺！

1962年前后，刘学仁同志任中共宜城县委宣传部部长时，是我的直接领导。当时我还未发表过作品，他常常为我看稿、给予指点，在一起切磋文学创作问题。实是我的良师益友。由于这种关系，我有幸先睹为快。在《滔滔汉江》出版之前，就多次读过书稿，不仅对全书的内容很熟悉，而且深有感受，从中受益非浅。因此，在这部长篇小说正式出版之际，我才有可能向读者做些介绍，谈点感受。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末，我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作者从农村这个侧面着笔，以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展开为主要线索，把襄南宜东汉江两岸的农民革命运动，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里去描写，充分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品情节曲折生动，起伏跌

宕，既有艰苦卓绝的斗争又有脉脉含情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奇人奇事层出，妙闻妙趣横生，富有传奇色彩，给人一种宽广深厚、多姿多彩的感觉。

《滔滔汉江》有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小说的主要事件是农民革命运动，然而，作者没有单纯的为事写事，而是通过当时当地动荡多变的社会生活画面，把主要事件呈现出来，又把主要事件溶于纷乱复杂的社会生活之中，从而开掘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成为社会的缩影，历史的画卷。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花天酒地，官兵匪勾结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从豪门到官府内的争权夺利，既互相倾轧又互相利用，行贿受贿，骗局诈取，施美人计，争风吃醋，借种传后，直至乱伦。人间丑恶，无奇不有。另一方面是农民的灾难深重，饥寒交迫，为求生存存在死亡线上挣扎反抗，相扶相搀，苦中求乐，友爱母爱情爱，直到为亲人为他人献身。对社会生活面描写的宽阔丰富，几乎达到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的程度，集艺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之一。作者用浓重的笔墨，细腻地描绘了汉江两岸的自然风貌，天地鸟兽、水色山光、风土人情、民俗趣习、农事节令，并融进了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加上形象生动的方言土语，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方色彩，构成一幅绚丽的风俗画。这是《滔滔汉江》具有的又一主要艺术特色。人物形象塑造得如何，是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滔滔汉江》中，作者塑造了众多的、有血有肉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农民群象中，路莲虎的勇猛不拘，疾恶如仇；杨大朋的胸怀坦荡，爱友重情；路石头的文静机智，胸有成竹；王铁弹的大胆剽悍，不畏艰险；米香的善良多情，刚柔并有等等，一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统治阶级人物中，邹唯善的处心积虑，凶狠奸诈；张团总的两面三刀，居心叵测；田氏的尖酸刻薄，一毛不拔；邹梁臣的口是心非，逢场作戏；贾慕贤的虚伪世故，媚上欺下等等，都刻画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人物形象塑造得个性各异、鲜明生动，也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

由于种种原因,使《滔滔汉江》姗姗来迟,那么,这本书,或这类书,是不是就过时了?不。决不是什么过时不过时的问题。古之文学名著,有的已经问世千百年之久了,至今人们仍然爱不释手,争相阅读,脍炙人口,没有谁称之过时了,关键就看书是不是写得精彩感人,真正写得好与不好。

刘学仁同志不是专业作家,谈不上有什么好的创作条件,加上因写此书历经坎坷,其写作的艰辛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这位曾任过县长和县委宣传部长的老干部,百折不挠,矢志不渝,历经三十多个春秋的坎坷,终于把《滔滔汉江》奉献到读者面前,同时还写有其它长篇小说。在此,我谨向他顺致敬意!并学习他那种为文学艺术事业锲而不舍、苦苦追求的宝贵精神!

1993年5月于老河口市

目 录

序	1
一 命如草芥	1
二 霸王山传说	10
三 刘千斤绘画	18
四 官逼民反	26
五 吃堆饭 一闹邹家冲	35
六 石头去上工	46
七 邹唯善其家	59
八 兄弟巧遇 铁弹成亲	70
九 争洲	78
十 起地鼓	87
十一 火烧杨家岗	96
十二 严惩首霸胡保董	104
十三 开局面 一闹王家集	116
十四 倒戈的团总为谁忙	126
十五 自食其果	135
十六 试双减 二闹邹家冲	146
十七 泥巴后生戏举人 一闹胡家营	155
十八 绵绵情丝系革命	164

十九	水上遇故知 大棍迎亲人	178
二十	黑寡妇	189
二一	树倒猢猻散 三闹邹家冲	206
二二	二闹胡家营 土豪入牢门	216
二三	报晓鸟儿叫 革命丰收年	228
二四	肉头土豪也使奸 夫冤妻不冤	239
二五	鬼推磨	248
二六	揭开庐山真面目	256
二七	能官更善官	266
二八	县知事失踪	279
二九	调兵只为逐金娇	288
三十	美人计	302
三一	三搜邹公馆	316
三二	拦花轿	325
三三	大闹襄阳府	335
三四	卡枪	345
三五	夺武器 二闹王家集	354
三六	王铁弹	361
三七	路石头	372
三八	香姑娘	384
三九	智赚邹唯善	395
四十	路是走出来的	404
四一	血战镜铍山	413
四二	战败后	424
四三	冲破百里封锁区	434
四四	抓乌龟	447
四五	攻打宜城县	456
四六	董咚天	469
四七	暂避锋芒	480
四八	一探王家集	491
四九	二探王家集	501

五十 三闹王家集	510
五一 三闹胡家营 一战定江东	521
后记	533

一 命如草芥

“官逼民反!”……

一声惨叫，张二妈倒在血泊里。老人疼得扭曲着身子，像条受重创的泥鳅，挣扎着乱滚乱爬，额头上被打破铜钱大的洞，鲜血如泉涌般地流出，血溢全身，染红了一片青青的麦苗地，憋得她屎尿拉在裤裆里，血腥和臊臭混在一起，冲鼻而入，熏得人们受不住，不忍看。可怜的张二妈，血淋淋的滚向刚刚被枪杀的那头半大小黄牛的身边去。大伙颤巍巍地惊呼：“出人命了！”

这桩人畜同亡的惨案，发生在公元1921年，也就是民国十年，汉江东岸的豌豆岗上。大清王朝早已被推翻，民国建立也已十载，可是，老百姓却未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反而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牛被枪杀，人被打死，这哪里还有受苦人的活路呢？

出事的头天晚上，飘着麻风细雨、夜空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张二妈端着撮箕，拎着布袋，跌跌撞撞地来敲住在岗南头路蓬虎家的门：“蓬虎兄弟，石头他妈，杨喇叭来了吗？”

开门的是石头妈，她忙把老人拉进门来。

张二妈见满屋坐着串门的人，喘着气说：“喇叭，难为你管的好闲事，我的二亩洲子田，押给他邹刻薄，讲的借三斗小麦，大家伙的看，当扣三分利去九升，也还有二斗一吵，嗯？簸簸过升子才一斗零丁点

儿，剩下的都是石子、土垃、烂渣滓、老鼠子屎。”她把撮箕里的杂乱物摇摇，布袋里的小麦晃晃，“看吵，天，多黑良心，太把人亏狠了！”说罢，扯起衣角揩眼泪，满脸皱纹只搐动。

杨喇叭有点委屈地摇摇头，摊开两手甩着：“咳，看这看这，管闲事落闲事，杀人落两手血！”

大家都很气愤。

路蓬虎的脸唰一下子放多大，一个箭步跃到张二妈跟前，左手夺过撮箕，右手拉过布袋，二话不说就朝门外冲去。

石头妈一见慌了，急忙起身撵上，一把拉住他的后衣襟：“你要做啥子去呀？石头他爹！”

路蓬虎回过头来：“找邹刻薄老龟孙讲理去！”说罢使劲挣着要走。

石头妈听说丈夫要去老虎头上搔痒，吓得心里扑扑通通只跳，眼圈一红，水汪汪渗出泪花花，紧紧拽住他的衣襟劝说：“你疯了，深更半夜，要去撩蜂蜚箭？”

已睡在床上的石头和砖头，听说爹夜里要出门，小兄弟又怕又急，俩人一骨碌爬起，没顾穿衣，光着小屁股跑出来，一人抱住爹的一条腿，哭喊：“爹呀！爹呀！”

屋里的人都劝说：“鸡子快叫了，有啥话明日再说不晚，莫把娃子弄冻了。”

事不可拗众，路蓬虎退转回来说：“他二妈，把肚子揉揉先忍一下，过天再找那老驴子日的算帐。”

路蓬虎，扫帚眉、大眼睛，身高腿壮胳膊粗，四十几岁的人，一百多斤的担子放在肩上没事儿，浑身是劲，火爆得很。他自幼家境贫寒，七岁上就给姓杨的好家子放牛做长活，一直做到三十二岁才离开杨家，落屋种胡家庄田。爹的黄肿病好了，母亲的身子骨也硬朗，加上他这条好汉子，全家三口人做活赛过三头牛。种几年庄田，积攒些钱，三十四岁娶了石头妈。后来在豌豆岗买下八亩坡地，二亩大个屋场，从

太爷手里起，三代穷得没有点眼土，如今才算有个安身落脚的地方。给杨家当长工时，没有铺盖，去隔壁子给一位年近九十外号叫罗汉的老头焐脚。罗汉老头可不一般，当年参加过称为“长毛”的太平天国造反，老人给他讲很多长毛造反和绿林好汉打富济贫的古话。老头功夫深，教他拳术，练软硬功，使竹枪，耍大刀，放鸟枪。路蓬虎生性聪明，一学就会。长到十七八岁，凛凛一条好汉，童子功练上身，十个八个汉子拢不了他的身。罗汉老头还教他“子曰，学而进习之……”认不少的字，能和先生班子玩几句文哩。他力气大，有胆识，能说会道，杨家子孙多在襄阳城里读书，常派他进城送东西，跑襄樊大地方的回数多，见识广，心里亮堂，说话把得住理。他人耿直，主持公道，爱打抱不平。豌豆岗上人穷姓杂，没有什么族长族正，故而，他搬来住不多久，就成为全岗上受尊敬的人了，大小事，人们都爱找他叨叨，求他给拿个主意。今晚，若不是众人劝阻，路蓬虎非去找邹刻薄论理不可！

次日清晨，风停雨止，已经放晴，天上的云彩薄薄的东一块西一片儿，云空里露出蓝天，蓝天下飞着人字形的大雁。浑白的日头从东山垭后钻出来，光芒照上树梢，树枝上的凌冰条条暖化很快，扑扑嗒嗒直往下掉。做早饭的炊烟和晨雾搅在一起，给豌豆岗围了一条白毡带。山村显得异常静谧。

快晌午时，太阳晒在人身上暖和和的。老头和娃子们蹲在柴堆檐里玩，敞开上衣，解开裤腰寻虱子、掐虻子。狗儿爬在人旁边，鸡在稻场坎下扒食吃。小伙子们从山上担着柴一阵阵地朝家走。不知什么时候空中又上了乌云。开头是一块块的，不大一会儿，挤得严丝合缝，天空变得象锅底，压得低低的，人出气都不畅，气候一下又变冷了。

大嘴地方打锣催讨田赋银子、苛捐杂税刚走过去，忽然从屋后刺林那边砰砰连响两枪，两股白烟缕缕冒出树梢，惊得鸡子咯嗒咯嗒乱飞乱叫，狗子汪汪狂吠，甩动尾巴朝那厢奔去，林中的鸟雀飞离树枝，成团的在空中打旋旋。张二妈扯起围裙擦擦手，丢下菜不择，朝屋后走去，边走边说：“莫是哪个肩血死的打我的鸡啦？吃了叫他卡喉咙

管、挨炮子的！”

不大一会儿，全村男女老少都朝张二爹房后响枪的地方跑去。穿过刺林子，只见小麦地里躺着一头快上笼头的小黄牛，旁边围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个黑不溜秋，满脸络腮胡子，光秃秃的脑袋，上身内穿黑市布密纽扣的紧身小袄，腰系青布大毡带，外罩藏青土布长袈裟，敞着不扣，干腿子上缠着黑布裹腿，脚蹬带梁黑布鞋。一看便知是住在邹刻薄家的那个长腿和尚。他捋起袖子，手执牛耳尖刀，撅着屁股在小牛后胯上割肉。另两人是邹刻薄家管事的，一样的打扮，身穿深毛蓝市布长衫，外套黑缎子马褂，头戴黑缎子红果落瓜皮小帽，还舍不得剪去的小辫，老鼠尾巴似的拖在脑后。脸色枯黄干瘪，是被鸦片烟和酒色掏空成的那样儿。高瘦点的大管事邹葫芦，见来这么多人，便先发制人，双手叉腰，眯着蛤蟆眼，扯长嗓音打起官腔：“你们的地方哪里去了？嗯？干啥吃的，也不管管，哪个敢撒放六畜，糟害青苗呀！嗯？”

人们面带惧色，小声嘀咕：“天爷，打死牛了呀，啧啧！”相互顾盼，惊诧地唏嘘着。

张二爹漫不经心地吧哒着旱烟，斜膀子从人缝里挤过去，一瞄，哎呀！原来是自己唯一的家当，指望喂大了，准备还债赎田的那头小黄牛，倒在地上，前胛处有指姆大的锡弹眼儿，直往外冒血水。天啦！牛被人打死了！老汉脸上的火呀烘地下子烧到顶门心，心疼得就象用刀子一片片地拉。人们常说，老好人不发火，发起火来不得了，此话不假。这个平日走在树下低脑壳，连借粮吃了大亏都不敢言声的老好人，见自己好不容易喂那大的牛被打死，也怒火中烧，气炸肚皮，不顾一切地跺脚大吵：“好霸道的龟孙，青天白日下，开枪打死我的牛，要你们赔，老子要你们赔牛！”

大管事的这才知道，打死的牛是张老二的，不咋着，一个孤老头子老鳖鱼，肩不起三尺高的尿来，胆更大了，抬手一指：“你喝啥？张老二，谁叫你撒放六畜？打死牛不算，还要罚款！”

“啥子？”张二爹眼一瞪，大声辩理，“你们都不长眼睛看看，麦子长这么旺，还没打春，自己的牛在自家地里，啃啃麦苗压压长势，防止过早拔节，与你们屁相干，把我的牛打死，混帐！”

“自家的麦苗也不行，邹保董有告示，撒放六畜，遭害青苗，打死无论！这九冲十八洼，方圆百里的人丁、田禾，都归我们保董管！咋，你还不服？”

“不服，老子今儿就是不服，凭啥子打死我的牛？”

“咳咳，你个老日的，真是寿星老喝砒霜——活得不耐烦了！还要闹，欠松皮？”

“咋，打死牛，话都不准说了？你们当保董的官家，就这么横不讲理，欺压百姓？还要打人、罚款，嘴一张就是圣旨，好厉害！”张二爹越说越气，难按胸中燃烧的怒火，“老子跟狗日的们拼了！”他心一横，牙一咬，眼一闭，伸头一个牛犊抵脑，朝大管事的胸口拼命撞去，“日你妈倒好的！”

邹葫芦没估防这一手，一下被撞个仰天叉，倒在地上乱弹腿脚：“唉哟我了！唉哟我了！”

“这肉鲜嫩，有二十多斤，下酒，献给保董都够了。”长腿和尚割下一块牛肉，拎起来正得意地说笑，见张二爹撞倒了大管事的，他顺手把牛肉撂给二管事，骂一句，“找死！”就势照张二爹的腹部踢了一脚，老汉扑通倒在地上，躺着只哼，爬不起来了。

张二妈先挤在人空里不敢近前，望着死牛伤心流泪，见老伴又被踢倒，也顾不得怕了，要上前去扶老伴：“太凶横霸道了！借帐短我一斗多小麦，都没要补，又打死我的牛，还打人，你们当保董的好家子，长的有心肝没有，啊？”

这几日，邹刻薄的胃口很不好，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一概不想吃。今天，这位保董老爷忽然想吃麂子肉，就派大管事带人去打猎。邹葫芦领着二管事和长腿和尚，扛着鸟枪，上山跑了半天，连个麂子影儿也没找到，他们累得口渴肚饥，很泄气，走到这里看见一头小牛在麦

地里，邹葫芦顿起歹心，打死它割下肉，先到地方家喝酒，然后把精肉拿回去孝敬保董，岂不是好呀！没想到竟惹起这大的麻烦，挨骂又挨打，气得邹葫芦火冒三丈，他从地上爬起来，一手揉着撞疼的胸前窝，一手指着张二爹，气急败坏地大骂：“你这老不死的，活过月了，敢撞官家人，还有王法吗？快打他个老王八蛋，打死他，看他还横不横！”

长腿和尚一听，脸唰地放得象屁股，攥拳向张二爹凶去。

邹葫芦忿恨不已，掂枪指向张二爹：“依起老子的，炮了你个老狗日的。”

张二妈见恶人要下毒手，惊得“啊”一声叫，更急地扑过去护老伴。“砰！”枪响了，猎枪里灌有锡弹头，正打中她的前额。张二妈眼一黑倒在地上，滚爬一阵子悲惨地死去。

众人吓得大叫：“打死人了！”纷纷退的退、跑的跑，不知咋法着。

邹葫芦本欲用枪威胁出气，谁知他挨揍火大，手攥枪过重，食指竟把枪机搂动了。出了人命，他也傻了眼，愣怔半天才醒悟过来，要赶快离开是非地，表面还要装着不在乎，大声说：“死了活该。我们走！”

“走！只怕腿有点痛！”一条大汉冲上前来把路堵住，“打死人想开溜，天下有这种松活事吗？”

大伙一看，齐声叫着：“啊！路蓬虎来了，有好看的呀！”

路蓬虎从山上担柴回来，刚走到这里，见此恶煞，气得“唰”地放下柴担，要打这个抱不平！

长腿和尚也被响枪死人吓退转来，未过到再打人的瘾很觉扫兴，刚车身准备和管事的溜之大吉，却丁头碰见路蓬虎，又引起一肚子气，大声说：“咋，你要怎样？”

路蓬虎抬眼瞧瞧：“啊，还有个出家人？请问师傅，哪山高道，何方游僧？”

和尚大模大样地说：“俺家乃嵩山祖师弟子是也！”

“既是名山法师，不在高山修炼，来此妄开杀戒，杀死耕牛，打死百姓，是何道理？”

“咋咋……”和尚张口结舌，无言对答，理屈地朝后退。

邹葫芦先一愣，等看清来的是个平头百姓后，就撇撇嘴，嘲讽地说：“啊，我当是谁哩！天这么冷，就有人爱俏，穿夏布裤子，半腰里冲出根卵毛来，搔老子的档！”说着用手指指自个的鼻子，“也不问问，老子邹葫芦是好惹的吗？”

路蓬虎气得七窍生烟，抢前一步陡起一掌，照邹葫芦脸上啪的扇去：“叫你狗仗人势，欺压百姓！”

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路蓬虎一来，大伙胆壮了，王铁弹、张祸孩和杨喇叭都踊到前边来，人群中爆出一声喊：“打！狠打！”

邹葫芦被一嘴巴子打得窜多远。脸皮上起了五条红印子，又暴成红杠杠，火烧火燎的痛。他一手捂着肿脸，牙齿只唏唏，一手指天划地，跌脚大吼：“好哇，你敢打老子，你算个什么东西，种田佬，黄泥巴腿子，小心老子剥掉你的手爪子！杂种！”

“打轻了，还要打！”路蓬虎抬手又向邹葫芦打去，被和尚拦住，“一次打了，人不还手，二次又打，岂有此理！”

“人命关天，打是小事，要你们偿命！”路蓬虎一掌把长腿和尚推了个趔趄。

邹葫芦见路蓬虎难对付，众百姓也怒目而视，蠢蠢欲动，心想，一定要压住阵势，便声嘶力竭地干吼：“哼哼，这你管不着！牛糟害青苗，理当打死！老婆子是她自己寻死往枪口碰。这叫凌冰勾子擦屁股——紧紧后。令不行者政不通，看谁还敢不遵保董的命令！牛打死了还要充公，快喊地方来，叫他派几个人把死牛给邹保董抬去。”

“放屁打胡说！”路蓬虎一脚踏上牛身，“谁敢动这牛，老子砸碎他的脚螺丝骨！”

“啥子？你胆大包天，打了官家人，还阻拦抬牛归公，敢跟保董对抗，这还了得！”邹葫芦的尖下巴朝和尚翘翘，“师傅，快动手教训教训这个混蛋！”

和尚有点迟疑。